

费杰成先生是30年前我在鄂南阳新县文化馆和县文联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也是最早引导我去接触鄂东南民间文化、学习做田野文化调查的引路人。那些年间,他经常带着我跋山涉水,在鄂南和赣北的幕阜山区采风、体验生活、搜集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此外,我们也给各乡镇文化站和乡村小剧团修改剧本,做一些群众文化和基层文学作者的组织和辅导工作。这种身份当时有一个很准确的名称,叫“群众文化辅导干部”。

那是我迄今为止最接地气、也最令人怀念的一段经历,我曾在多篇散文里写到过这段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生活。那时候,鄂南有一些偏远的小山村还没有通上电,需要走夜路时,房东老乡就会举着松明子或点上“罩子灯”,给我们引路和照明。饿了饿了,走进任何一户人家,都能吃到热腾腾的,散发着柴火气息的锅巴饭和老腊肉。渴了乏了,就猛喝一顿山泉水。翻山越岭走累了,呼啸的山风为我擦拭汗水。记得有一次老费带着我去过一个湾子,临走的时候,房东老舅特意到屋后的竹林里挖了两支嫩大碗口那么粗大的竹笋给我。这么大的竹笋,简直就像童话里的竹笋一样,我后来再也不曾见到过,所以至今难忘。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起,在全国各地展开了一项浩大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各省市、地区和县里,都纷纷编印了自己的民间文学资料集。那时候,阳新县在行政区划上还属于咸宁地区,老费带着我,除了参与咸宁地区的民间文学集成歌谣集的编辑工作,我们还联手为《阳新县歌谣分册》撰写了一篇序言,他负责民歌音乐曲谱艺术那部分,我则负责阳新民歌歌词特点分析那部分。可惜的是,没过几年,我就离开了云遮雾罩的幕阜山区,离开了阳新县文化馆和县文联,调到武汉工作了。现在想来,假如当初我能一直留在那里,扎根于斯,去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说不定我也能成为一位鄂东南民间文化专家,至少,我对幕阜山区的地理、物候、野生动植物和村野文化能了解得比现在更多和更深入一些。

老费同志如一直守望在那片红土地上,可以说是把自己毕生的热爱、才华、心血和力量,都贡献给了那片热土。他是真正的幕阜山区民间文化专家,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古稀之年,他都在地处“吴头楚尾”的鄂东南和湘鄂赣皖边区从事田野文化调查和地域文化研究。天道酬勤,他迄今已经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有《祀稷锣鼓研究》《鄂南民俗掇论》《兴国州民俗考略》《兴国州民间长歌研究》等。

1991年,我在即将离开阳新县的时候,把老费同志扎根山区、大半生从事鄂东南民间文化研究的事迹,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家在江南黄叶村》,刊登在《中国文化报》上。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到了他当年发现和整理鄂东南“祀稷锣鼓”的故事。

那是在1972年冬天,随着当时“运动”的升级,年轻的费杰成被派到冯加湾水库工地去筑堤。但他没有想到,他这次竟会因祸得“福”。筑堤民工中,藏龙卧虎。有十几位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也在其中。一种欣喜而天真的念头,竟使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白专”典型而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如遇知音般地与老艺人们结识了。老艺人明道宗,年迈体弱,家境艰难,无钱买烟抽,就只好抽芝麻叶子。费杰成看在眼里,有一天竟大着胆子悄悄跑到附近的石料山上卖工一天,挣了九角工钱,正好够为老明头买一条“红花牌”香烟。老艺人拿着一条子烟卷,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费杰成低声地说:“后生别无他求,只希望您老人家给我唱几段民间曲子。”老人不知道那些旧曲还有人这么看重。

有一天,费杰成无意中看见,老明头抽烟时用的燃眉纸上有些工尺谱符号,他敏感地一把夺了过来。原来,这就是流传在鄂东南的一部大型民间风俗乐曲的工尺谱手稿。他隐约约听说过,可没见过。老人告诉他:“我从艺做吹鼓手大半辈子了,学会了这套祀稷锣鼓。有一个抄本,想到反正如今不时兴了,大多让我抽烟做了燃眉。”当时剩下的只有15段残谱了。费杰成又是惊喜又是疼惜。他告诉老人,这可是咱家乡的祖传宝贝啊!老艺人反倒安慰他说,以后有工夫再为他续补出来,然而不久,老艺人竟一病不起,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费杰成带里般收藏起了这份珍贵的残谱。

1974年,阳新县文化局突然通知他回县文化馆工作。尽管其时还有种种“莫须有”之罪名如同泰山压顶,但费杰成心中最大的重负仍是那份残缺的乐谱。从此,他便利用

下乡的机会,处处留心,先后走访了太子、海口、潘桥、东源等区乡的20多名老乐手。苍天不负苦心人。在采访中,他先后搜集到五个《祀稷锣鼓》的手抄工尺谱本。但他发现这些本子大都记录凌乱,缺章少节。其中太子区樊庄村费友德乐师保存的本子,是他11岁时起就保存着的,中途又补抄了某些章段,距今又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依照此本已造就了前后五代乐师计300多人。但由于乡村乐师符号观念模糊,多数符号欠准确,有些谱点明显带有随意创造。为了早日译出全谱,费杰成只有启发他们一字一句,一个一个声部地来演奏、查对。

1979年春,他又在阳新县海口镇的东湖村,找到了年近90岁的老乐师胡国祥老人(艺名“画眉鸟”)。奇迹出现了:费杰成为老乐师端屎倒尿,洗衣劈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乐师竟然回光返照似的苏醒了。他久远的记忆。他抱病背诵了这套大型锣鼓套曲的全49支曲牌名称和工尺谱点,从而全部证实了整个套曲的曲牌、演奏、分布以及历史沿革等情况,同时为费杰成后来参照旁系艺人的传唱结构,对其进行艺术上和民俗上的全面考察、分析和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原始依据。

一套凝聚着新老几代艺人心血的大型锣鼓套曲,终于重见天日了。1983年6月,老费整理编撰的一部200多页的《祀稷锣鼓研究》出版问世。音乐理论家枫波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评价道:“祀稷锣鼓规模气势之宏大磅礴,乐器之众多,曲牌之丰富,套数之完整,目前在我省民间吹打乐中实属罕见。它是我省古代民间器乐曲的瑰宝,它凝聚着楚地音乐文化的古老传统,凝聚着楚地音乐的特有风格,不仅为研究民间吹打乐提供了活的例证,也为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史料。”武汉音乐学院史新民教授也说:“祀稷锣鼓是一个重大发现,其价值不亚于编钟乐舞。”

为了他心中的这份热爱和这个理想,老费可真是没少吃苦头。他给我讲过

这样一次遭遇:有年夏天,他被下放到生产队放鸭子,一天,他独自赶着100多只鸭子,来到鄂州燕矶湖边。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位老艺人,不知不觉就听老艺人谈到了傍黑天。等他赶着鸭群跨湖时,不料风暴骤起,小划子一下子就被大风吹翻了,他落入了湖中。他不会游泳,又独自一人,离湖岸尚有40多米,四处无人能来施救。那一刻他心想,此生怕是再无归期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与他朝夕相处的那群鸭子,竟然全部围拢到他的身体四周,不肯散去。老费说,也许正是这些小生灵的鼓励和暗助,唤起了他求生的希望,他随即抱住漂在不远处的划桨,顺风挣扎着漂到了岸边,才算保住了一条性命。他说,类似这样的经历,他可以跟我说上一天一夜。

在收到《祀稷锣鼓研究》样书的当天,老费一个人悄悄地离开文化馆下乡去了。他是拜见那些曾经与他相濡以沫的老艺人去了。在明道宗、“画眉鸟”等几位老艺人的坟前,他默默地坐了很久很久。他想到了自己童年时,跟着村里老艺人耍过欢快的《抛彩球》,牵着盲艺人的长竹竿沿村唱过凄凉的《过街》和《长工谣》,也无数次听过缠绵悲切的《哭嫁歌》和亢奋有力的插田号子和东路渔鼓。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即1965年春天他被县采茶剧团发现并招收为学员,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人。正是民间音乐,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最终也造就了他,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民俗文化专家和民间音乐家,使他在晚年能够完成《鄂东南人类文化史话》这样一部接地气、富有“人民性”的专著。

俄罗斯文学家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奋斗中使我显得突出的,是我的‘人民性’,我对祖国母亲的语言和对乡土的感情。我像草一样,在大地上生长,也像草一样开花。人们把我割下来,马吃掉我,而春天一到,我又一片青葱,到了夏天,我又开花了。”这种不离不弃和自强不息的生命状态,与老费同志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孜孜追求的人生,何其相似乃尔!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毕生的努力,都贡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乡土,他因此也赢得了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赢得了四方乡邻的口碑和赞誉,这才是比任何虚浮的荣誉更有意义,也更能传之久远、照耀后代的懿范美德。

那枚单独珍藏的奖章

□蓝 茹

彝族警察倪斌似乎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他已拥有的4枚奖章中,他唯独偏爱第三次荣获的那枚奖章。

乍一看,那枚奖章与他的另外3枚奖章一样,都是白色绶带上醒目地排列着三条红色竖线的“三等功”奖章,但倪斌却偏偏在自家不大的衣橱柜里,执拗地拿出那个独占一层的抽屉,平平展展地铺上杜鹃花一样鲜红的金丝绒布,珍藏稀世珍宝一样放上那枚奖章。

问他为何如此厚爱这枚“不是长子,也不是么儿”的奖章,刚才还笑声朗朗的倪所长突然就红了眼圈,我心头一惊:莫不是说错了话?或是触到了他心头最柔软之处?

倪斌所长不愧是从警30余年的老警察,没容我多想,赶紧笑着解释说,因为那枚奖章让他“很难忘,也很受启发”。

那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二年9月的一天,绵绵的秋雨不知疲倦地挥洒浸泡着川西高原大渡河两岸的群山,刚刚出任泸定县公安局得妥派出所所长20余天的倪斌正在所里值班,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报警电话炸雷般响起——

“快来救救我们吧!警察同志!我们整个村子都快被泥石流吞没了……”一听到报警人恐惧得都变了调的声音,倪斌就预感到这次警情非同小可。

他一边安抚着恐慌得牙齿直打战的报警人,一边迅速在脑海里检索整理着报警点的情况:该村是辖区内最偏远,也是整个泸定县最偏僻、90%以上人口都是彝族的雨洒坪村,此时村里的几条沟同时发生了泥石流,其中一条沟还出现了人员伤亡,具体人数不详,房屋倒塌近80%,通往该村的所有交通道路全部中断,整个村子处于一片黑暗、混乱和恐惧之中,如同进入了末日一样……

报警人声嘶力竭的呼救声,让倪斌的心如刀绞一样痛!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名多次荣获县“优秀公务员”称号的人民警察,也因为 he 本人就是一名彝族人民的儿子啊!

接完电话,倪斌所长立即叫上所里两名年轻的辅警,迅速准备电筒、雨衣、勘察箱、照相器材、急救医药包等出警必须装备,同时联系雇用马帮,争取尽快赶到受灾村组和群众的身边,稳控灾区社会秩序和群众的情绪;摸清灾害情况,为上级党委、政府开展救灾工作提供第一手详细准确的情报;同时组织当地村干部、民兵做好巡查巡防和灾后自救互救工作,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0分钟后,倪所长他们三人就冒着已下了多日的秋雨和子夜时分山区特有的寒意出发了。

但仅仅走出了2公里路,马帮的人就死活不肯往前走了,说天太黑,路太滑,下着雨,山又那么陡,要连续翻越两座山,他们的马真的无法上去了,让警察“要么等天亮后再走,要么另想办法”,反正他们是“不想再冒这个险,受这份罪了”。

左说右劝无效,倪斌他们仨只好背上出警装备,手拉着手,借着远看如一星烛火的手电筒光,徒步行走在坡度近50度的山中羊肠小道上。好不容易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山顶垭口处,却没想到下山比上山更难,坡更陡,路更滑,根本没法正常往下走,他

们只好坐在路边的杂草上,如同乘坐滑梯一样往下滑,磕磕绊绊地滑到了沟底,却找不到路在何方,因沟底早已被泥石流淹没了。

看着累得瘫倒在地的两名年轻协警,看着漆黑如锅底的山沟,倪斌用力搥了搥自己胀痛的太阳穴,暗暗告诫自己:必须要尽快带领大家走出这泥石流不断的沟底,尽快翻越到山的那边,让灾区的群众早一点看到警察,让县委、县政府早一点了解到灾区的真实情况……

于是他迅速带领着协警在周边找来一些遗弃的木头,搭在厚厚的泥石流上,边铺边往前走,如同当年飞夺泸定桥的勇士边铺桥板边前进一样。

黎明时分,三人终于登上了离村子近在咫尺的那座山峰了!他们情不自禁地把三束虽不太亮但却十分暖心的手电光投向山脚,想以此方式告慰群众:别急!别怕!我们来了!危难时刻,警察与你们同在!

离村子大约还有一公里远时,群众便举着火把,如一条蜿蜒的火龙一样迎向他们……

倪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红军:也是在这群山起伏的大渡河边,也是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整天都没有顾上吃饭的红军将士高举着火把,与对岸的敌人展开了生死赛跑,最终红军将士成功飞夺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让敌人妄想“使红军在此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成为了泡影,浩浩荡荡地由此继续前进。

现在的他们,与那晚的红军多相似啊!只不过他们与之较量和赛跑的“敌人”,是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灾害,是死亡、伤痛和弥漫在百姓心头的恐慌!那晚红军将士能赢,今天他们也一定能赢!

凌晨5点左右,在雨水和泥泞、陡峭的山间艰难跋涉了一个通宵的倪斌他们,终于赶到了被泥石流摧毁得面目全非的村子。

“太惨了!真的是太惨了!”虽然在那之前,倪斌曾当过13年的刑警,什么凶险、血腥的场面没见过?但面对着被泥石流吞噬得只剩下几片碎瓦的农家小院和旁边简易灵棚下两具七八岁模样孩子的遗体,倪斌忽然头晕,身体如同被电流击中一样麻麻的麻木的”,彝族群众特有的哭丧辞和遇难孩子女性亲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似“啪啪”作响的皮鞭重重地抽打着倪斌的心……

他狠狠地抹了一下脸上的雨水和泪水,坚定而果断地发出指令:村支书立即组织带领基干民兵在全村展开巡查,确保村里村民秩序稳定,减少次生灾害和人为不稳定因素造成的恐慌和混乱;两名协警各带几名治安骨干分子,分别向村子的东、西两头逐户逐人排查,确保底数清、情况明;挖掘被埋人员的群众,立即放下锄头 etc 等工具,徒手挖泥施救,这样即使被埋者已不幸遇难,但其完整的遗体对他们的亲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其他村干部则三五人一组,分片包干组织疏散群众、准确统计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情况,带领群众有序做好自救、互救工作,努力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

三个多小时后,县、乡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就收到了倪斌所长发自一线的灾情报告:泥石流已造成该村死亡人数3人,房屋倒塌81户,受灾人口总计350余名。

县委、县政府据此立即组织起强大的救灾工作组,带着帐篷、米、面、油等物资紧急驰援。

晚9点时,救灾工作组赶到了灾区。倪斌他们三人才吃上了出警近20小时后的第一口热饭。

这时,倪斌才蓦然发现,他这名新上任的所长,竟然独自指挥、带领着协警和村民与百年不遇的灾害通宵达旦地奋战了20来个小时。期间,他们只“蘸着辣椒面,吃过几个村长送来的清水煮土豆”,却丝毫没有觉得饿和累。倪斌忍不住给自己这个“菜鸟”和两名年轻的协警点了个赞,同时真诚感谢支持他和警方工作的各族群众。

之后近一个月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倪斌再次欣喜地发现:自己这名“新手”,“还是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一个又一个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和难题,能够比较迅速地进入角色,与所里和辖区的群众通力协力,高效优质地完成好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的”。

回想起那次灾后重建头三天的情景,倪斌所长毫不掩饰地说:可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白天,暴雨过后的太阳如烧得通红的火炉一样特别炙热,他们三人挥汗如雨地奔波在帐篷搭建和赈灾物品发放的现场,以确保每一户受灾群众都能按规定获得相应的救助。对一无所有的重灾户,不仅要组织民兵给他们搭建好帐篷,还要给他们配发米、面、油和锅碗瓢盆等物品,保证他们随后就能“做成饭、吃上饭”;对一些因种种不合理甚至是过次分诉求得不到满足而阻挠、扰乱救灾工作的人员,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做好耐心的解释、劝说工作。夜幕降临了,别人安然入睡了,他们三人却要一刻不停地巡视、守卫着待分配的赈灾物资和重建所需的钢筋、水泥等物品,同时还要留心帐篷居住区的用电、用火安全。

整整三天,他们基本上都是连轴转!村民们感动得夸他们这些警察是“消灭驱邪,保佑大家称心如意、吉祥平安的罗尼(虎神)”,县、乡救灾工作组的领导也发自肺腑地说:灾区有了那一抹警察蓝,就如雨天有了伞、黑夜里有了明灯一样,让他们觉得踏实而信心倍增。

20多天后,救灾重建工作即将结束,县委县政府为了感谢和慰问参加赈灾的人员,特地买了半只猪,让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那天是9月20日,我永远也忘不了。”倪斌所长笑着说,也许是参加救灾近一个月来,大家第一次吃到猪肉,一些人竟闹起了肚子,他们仨却好好的,“这可能与咱们晒太阳多,免疫力强有关吧。”倪所长幽默、爽朗的笑声,特别富有感染力!这或许就是他无论做刑警还是派出所工作,都游刃有余、佳绩不断的原因吧。

当年年底,倪斌所在派出所被县里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之后,倪斌的胸前又添了一枚金光闪闪的三等功奖章,但他仍然最爱他刚任所长时获得的那枚三等功奖章。

可能是因为它,更多地见证了他“面对灾难时,独立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担当精神”,同时也启发了他:“只要勇于担当和奉献,就没有攻克不了的苦和难;只要时刻想着群众、依靠群众,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和事情。”

广告

特稿
赤澜1929.....舟扬帆 刘鹏艳
中篇小说
容器.....胡学文
陈小米.....娜 或
夜交藤.....王宗坤
替代.....王大进
田老太的婚姻保卫战.....徐先进
短篇小说
灯芯绒.....严 泽
礼物.....陶丽群
秘密.....丰一吟
侧逆光.....李心雨
散文随笔
系在绳上的历史.....詹文格
五色斑斓.....程益群
对一块土地的忏悔.....王张应
当代诗群
职场中的女人(组诗).....武 稚
春光里(组诗).....徐春芳
记忆追寻我(组诗)..... 楠

二〇一六年第六期目录

主 编:舟扬帆。副主编:赵宏兴。主管、主办:安徽省文联。社址: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6楼。邮编:230001。电话:0551—62885559。邮发代号:26—30。单价:15.00元,统一刊号:ISSN1005—7943。

masterpieces review
鉴赏为怀 文章行世
1980年创刊

名作欣赏
2016年第10期要目

《青春之歌》诞生前后 / 老鬼
《蓬池》与莫言 / 张今慧
只为写而写 / 东西
那迟到者必将领先——序朱涛诗集《半轮黄日》 / 杨庆祥
御姐俏,学者粉——肖映萱印象记 / 邵燕君
语文如何走出不尴不尬的境地 / 苏祖祥
超越娱乐:当代电影文化的多元趋势 / 尹鸿
略论中学西被
——《近代西方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变异》序(下) / 林鹏
一个少女心底的历史倒影 / 胡发云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柳巷南路云路街小区2号楼 邮编: (030001)
电话: 0351—5256556(兼传真) 5256557
文学鉴赏 / 邮发代号 22—54 / 月价20元 年价240元

石油文学
二〇一六年第六期(总第十三期)目录

作家简扎
柳青与《创业史》..... 阎 纲
在戈壁荒漠上吟唱..... 郝 雷
杏花清香..... 康 玲
一帮一..... 曹 玲
乱石..... 曹建川
亮子看井..... 满丽娜
杏花春醒入梦来..... 李佩娜
维修班的“前世今生”..... 王永军
我的父亲母亲..... 陈前阳
采油小站..... 刘 强
秋风与月月的对话..... 刘雪梅
大巴山上..... 石桂霞
凝视石油..... 张永波
海拉尔的石油风..... 吕天琳
包克图诗帖..... 张永波
窗外..... 马端刚
人到中年..... 安 然
我走出森林..... 吴 宝
光芒涌入..... 刁利欣
在“木”的基础上实现“道”的叙事..... 王 如

炼塔融思
吸纳山川气息 织出心中锦绣..... 吕天琳
我想起了“文化大院”..... 孙宝明
人有尽时曲未终..... 周 范
努力办好《石油文学》 大力弘扬..... 阎三忠
坚持导向 服务大局 培养人才 繁荣创作..... 王广昀

初心为企业助力 始终谋文化担当..... 盖立学
邮发代号:14—353 投稿邮箱:dqtr2011@163.com
联系电话:0459-5993179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16年第11期总第463期

目录
特别推送 远子短篇小说辑辑
朽坏..... 远 子
盐的代价..... 远 子
创作谈:起步..... 远 子

锐小说
中篇小说
鲁西迪的鼻子..... 王晓燕
短篇小说
蝙蝠留下的东西..... 张万新
周伯通先生的一次外出..... 朱朝敏
新房子..... 吴昭桥

天下诗歌
真相(组诗)..... 聂 权
母亲的屋顶(节选)..... 赵晓梦
一切事物已渐渐老去(组诗)..... 尤克利

悬挂枝头的花朵落下来(组诗)..... 林 珊

散文中国
一棵核桃树(外一篇)..... 田 鑫
走失的铁(外一篇)..... 杨梨民

非 虚 构
晒场..... 马 平

艺术镜像
《金山行》——濒临死亡时如何选择?..... 董 征

订购方式
1.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
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